

关于葛根庙加藤清也及其著作《十年喇嘛生涯》

梅花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主要由两大内容组成, 一是把加藤清也的《十年喇嘛生涯》与内蒙古图书馆馆藏的蒙古文手写本《巴扎日达拉喇嘛诺颜呼图克图葛根传》做比较研究, 指出和分析了种种不同之处, 其二是着重探讨加藤喇嘛在葛根庙时的所作所为。加藤的书中记录了很多自己在葛根庙的行动, 但其内容与健在的内蒙古老年人的记忆以及之后出现的史料所记载的内容也有很多出入。

关键词: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葛根庙

中图分类号: B947

文献标识码: A

一、绪论

从1935年至1945年间, 有位日本喇嘛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葛根庙(别名叫梵通寺)生活了十年, 他的名字叫加藤清也(以下简称加藤)。加藤留下了两部著作《十年喇嘛生涯》和《续十年喇嘛生涯》。本文将上述两部书的内容与现存的内蒙古地区史料以及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相比较, 指出和分析其中不同之处。

由于“文化大革命”, 很多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被烧毁, 关于葛根庙的历史文献几乎全部消失。有幸内蒙古图书馆藏有题为《巴扎日达拉喇嘛诺颜呼图克图葛根传》^①的蒙古语手写本, 成书于1935年, 主要内容讲述葛根庙的庙主科尔沁诺颜呼图克图^②一至六世的传记。

加藤的《十年喇嘛生涯》里也简单记录了葛根庙之主诺颜呼图克图的传记。但是这两部传记的内容有相当多的出入。目前因为没有其他关于诺颜呼图克图的记载史料, 所以很难做出孰对孰错或哪个记载更接近事实的判断。本文首先指出上述两部传记所记载内容的不同之处, 并力争从多方面加以探讨。

其次, 着重探讨加藤喇嘛在葛根庙时的所作所为。加藤的书中记录了很多自己在葛根庙的行动, 但其内容与健在的内蒙古老年人的记忆以及之后出现的史料所记载的内容也有很多出入。

关于加藤喇嘛在葛根庙时的行动, 在内蒙古至今未发现和其同时代的史料。但是, 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之后出版的“地方志”和“地方史料”中, 可以看到相关记载。另外, 作者采访当时与加藤一起在葛根庙共事的喇嘛并搜集到了一些相关资料。因此笔者采取把这些资料同加藤的自述做比较、的方法, 探究有关加藤及其行动。当然, “地方志”和“地方史料”等文献资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出版物, 并不是原始的记载。而且, 采访所得的资料只不过是年迈喇嘛们对六十年前往事的记忆, 因此很难保证其完全真实性, 但是, 对加藤的自述, 有一定的鉴证作用。

二、葛根庙的历史与现状

16世纪末, 佛教从西藏传入蒙古地区, 在国外常常被叫做“喇嘛教”, 其实蒙古人一般不叫做喇嘛教, 而普遍命名为佛教。蒙古地区所信奉的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后被改革发展的格鲁派佛教。

清朝中期，在内蒙古地区佛教更加兴盛，寺庙之数多达 1800 座，喇嘛之数达 15 万人以上。之后，虽然渐渐衰退，但到伪满洲国时期仍有 1300 多座寺庙和 7 万以上喇嘛。1945—1949 年间，曾有寺庙 1366 座，喇嘛有约 6 万人。^[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 1947 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和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包括佛教的一切宗教被禁止，寺庙被破坏，从而佛教立即从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自 1978 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内蒙古自治区的宗教管理部门正式运行，1981 年 11 月 9—17 日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1985 年 3 月 15—21 召开了佛教工作会议。通过这一系列会议决定 1985—1995 年间在全自治区范围内修复并开放 23 座重点寺庙和 49 座一般寺庙，葛根庙被包括在这 23 座重点寺庙之中。

葛根庙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以东南 30 公里之处。始建于 18 世纪，1748 年清朝乾隆皇帝赐予该庙“梵通寺”之称，但当地人一般叫它为“葛根苏木”（苏木为庙之意），是内蒙古地区最有名的寺庙之一。

葛根庙曾经有四个扎仓^③，鼎盛时期喇嘛超过 1200 名，另有 240 户属民，是一座较大的寺庙。^[2]葛根庙不仅仅是在宗教方面，而且在蒙古族近代史上由于扮演了种种政治角色，在历史上也被广为人知。

受辛亥革命和外蒙古的独立运动之影响，在内蒙古发生乌泰王^④叛乱之时，葛根庙六世葛根也参加了此次事件，并与乌泰王一起投奔博格多汗政府逃到了外蒙古。为此，葛根庙受到过北洋军阀的猛烈抨击。在伪满洲国时期，葛根庙被日本关东军特派员所掌控，成为了伪满洲国在东部蒙古建立的佛教“总部”。那时，加藤清也作为该庙大喇嘛^⑤呆了十年。关东军撤走之后的 1946 年 1 月 20 日，博音满都夫在葛根庙宣布了“东蒙古独立政府”成立。接着在葛根庙附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政治运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佛像、经书、殿堂等统统被烧毁，喇嘛们也被赶出了寺庙。仅幸存的是喇嘛们居住的几间土木结构的僧舍。

从 1987 年政府和信徒共同出资在原址重建了葛根庙，如今已经建成大约有 260 平方米的四座佛殿，有 40 多名喇嘛每日举行诵经的宗教场所。信徒不只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而来自于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周边地区，他们不断地来到这里朝拜，其中也包括汉族信徒。葛根庙为了便于汉族信徒的朝拜，把其中的一座佛殿仿照汉传佛教“居士林”^⑥摆设而建立，这是蒙古族地区的寺庙里罕见的现象。2005 年以后葛根庙开始建立最大的（3600 平方米）主殿堂，现正在建设之中。^⑦

三、《十年喇嘛生涯》与《巴扎日达拉喇嘛诺颜呼图克图葛根传》之比较

如上所述，关于葛根庙的历代诺颜呼图克图现存有两部传记，其一是加藤喇嘛所著的日文书《十年喇嘛生涯》（以下简称加藤本），该书中的一节“葛根庙的由来”中简单介绍了历代葛根的生平，并在结尾部分标明“以上所述是根据作者读‘过去账本’的记忆而编写的”。^[3]其二为内蒙古图书馆馆藏的 1935 年写成的蒙古文手写本《巴扎日达拉喇嘛诺颜呼图克图葛根传》（以下简称手写本）。手写本的内容截止到 1909 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结尾部分写有“六世葛根在光绪三十四年旧历腊月二十向塔尔寺出发，翌年 2 月 24 日到达并拜见了恰巧在那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经过北京和沈阳回到了葛根庙”。^[4]最后附有《鄙僧罗布僧桑布写完于康德二年旧历 2 月 24 日》^[5]的内容。这本手写本的一至五世葛根的内容是比较详细，而关于六世葛根的内容比较简略，为此可以推断手写本是在葛根庙里收藏的历代五世葛根的传记后面填加了六世葛根的内容而成的。

（一）历代诺颜呼图克图的经历

为了便于比较根据加藤本和手写本中的一至六世葛根的内容，在下面归纳出了简略的表格，虽然加藤书里有七世葛根的内容，但手写本里没有，所以本表格里没有列入关于七世葛根的内容。

世系		姓名	去世年龄	出身地和身分	父母姓名
1 世	手写本	Biligündalai 毕力棍达赖	91 岁	图什叶图王旗、属民	Bayaqai (巴雅海、父)。没有写母亲姓名。
	加藤	Širabjamsu 希饶嘉措	98 岁	图什叶图王旗、属民	Odsir (奥德瑟尔、父)、Γarma (嘎如玛、母)
2 世	手写本	Aɣwangdanbayarimpil 阿旺丹巴雅日丕勒	48 岁	札萨克图王旗、4 等台吉	Šitügen (希图根、父)。没有写母亲的名字。
	加藤	Rašiwangčug 拉西旺楚克	58 岁	达尔罕王旗	没有写父母的姓名。
3 世	手写本	Yešiɣalsang 叶西嘎拉桑	58 岁	图什叶图王旗、1 等台吉	Serengnamjil (色楞那木吉拉、父)、没有写母亲的名字。
	加藤	Öljeijab 乌力吉扎布	50 岁	札萨克图王旗	没有写父母的姓名。
4 世	写本	Lubsangtübdenjigmedjalsan 罗布桑图布丹吉格木德扎拉桑	58 岁	图什叶图王旗、亲王	Norburinčin (诺日布仁沁、父)。没有写母亲的名字。
	加藤	Dortuɣur 道日图格尔	56 岁	图什叶图王旗	图什叶图王的弟弟。
5 世	手写本	Lubsangqayirubdanbirolme 罗布桑海日布丹毕如勒莫	14 岁	图什叶图王旗、属民	Aminböke (阿敏布和、父)、Wangčuɣma (旺楚格玛、母)。
	加藤	Yešijab 叶西扎布	13	札萨克图王旗	Jamsu(嘉措、父)、Γarma (嘎如玛、母)。
6 世	手写本	Lubsanglegšidtübdenjalsan 罗布桑勒格西德图布丹扎拉桑	1896 年生	札萨克图王旗	Danbi (丹毕、父)、Širünhuar-a (希如花拉、母)。
	加藤	Jamsu 嘉措	42 岁	札萨克图王旗	Danbi (丹毕、父)、Činjurma (琴珠日玛、母)。

从上表中首先能够看出两部传记所记载的历代诺颜呼图克图(葛根)的姓名都不同,虽然在手写本里一世葛根的名字是蒙古语,而加藤本里是藏语,但可以认为意义相同,而其他五名葛根的名字则完全不同。若把它认为是俗名和法名的差别的话,则不成问题,但是他们的去世年龄除了六世葛根的手写本里没有记载,其他五名葛根的也都不同,父母亲的名字也有很大差别,这就无法解释其因。如果再进一步考究,虽然四世葛根的图什业图王家出身和六世葛根的父亲的名字相同,但六世葛根母亲的名字并不同,其他四位葛根双亲的名字均不同,而且二世、三世、五世葛根的出生地也不同。即,加藤本和手写本所记载的历代六世葛根的名字、出生地、去世年龄、双亲的姓名等多方面的信息相互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推断有两种可能:首先加藤所读到的“过去账本”与现在内蒙古图书馆馆藏的手写本的内容完全不同,其次加藤的对“过去账本”的记忆出现了问题。目前没有其他可靠的史料来解决这些疑点。

(二) 关于札萨克图王和达尔罕王之间纷争之起因

札萨克图王是清朝时期内蒙古哲里木盟的科右前旗的扎萨克郡王^⑧,达尔罕王是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的扎萨克亲王。

由于二世诺颜呼图克图,札萨克图王和达尔罕王^⑨之间产生了纷争,为此清朝派遣使者解决了争端。关于这一点,加藤本和手写本的内容基本一致,但是,对产生纷争的原因以及清朝为解决此次争端而下命令的内容两者有所不同。

在手写本里记载:一世葛根治好了达尔罕王之病,因此两人之间有过深交,而札萨克图王曾请一世葛根担任过札萨克图王旗旗庙的祭祀喇嘛之务,因此两人之间也有过深交。二世葛根出生在札萨克图王旗之后,他的父亲希图根则利用一世葛根与达尔罕之间的情谊,通过达尔罕王向清朝申请到了建庙许可并在自己家附近叫查干莲花图的地方建起一座叫做白莲寺的庙,在那里请二世葛根坐了床。见此情景,札萨克图王也把二世葛根请到了该旗的旗庙坐床。因此,达尔罕王以“札萨克图王抢去了我的葛根”为由,告到了清朝朝廷。^[6]

但是在加藤本所记载的札萨克图王和达尔罕王之间的纷争内容与手写本有很多出入。首先,加藤本里没有札萨克图王请一世葛根到该旗庙坐床的记录,其次,二世葛根并不是出生在札萨克图王旗,而出生在达尔罕王旗,因此产生纷争的起因也不同。加藤本里说,达尔罕王和二世葛根的父亲准备为二世葛根建立一座庙,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当走到札萨克图王旗叫白莲图的地方时,看见满地盛开的白莲花认为这里是风水宝地当即决定在此建庙,于是建好庙并把二世葛根请到了那里坐床。因此,札萨克图王认为在自己的旗里建的庙,请的葛根应该属于他自己,而达尔罕王认为葛根出生在自己的旗里,应该是自己的葛根,因此两王之间产生了摩擦,告到了清廷。^[7]

关于清廷下达的命令内容方面也有出入。据手写本所说,清朝下达命令说诺颜呼图克图是札萨克图王和达尔罕王之间的葛根,可以共同供奉,但由于札萨克图王请一世葛根在先,所以命令二世葛根到札萨克图王旗庙居住。^[8]

在另一传记加藤本里则说,清朝下令指示“把喇嘛当做个人的供奉对象是错误的,喇嘛是大众共同崇拜的象征,从此以后达尔罕王迎请半年,札萨克图王迎请半年,以此轮流供奉”。^[9]

综合上述,在手写本里说,出生在札萨克图王旗的二世葛根通过达尔罕王得到了建庙许可并建立一座新庙居住,却最终札萨克图王把二世葛根请到了自己的旗庙里。但对此说法,加藤本里却说达尔罕王为出生在自己旗里的二世葛根建立了一座庙让他居住,但由于建庙地址是属于札萨克图旗的管辖,两位王围绕二世葛根产生了纷争,为此清朝作出两位王分别轮流供奉二世葛根半年的裁定。即达尔罕王为二世葛根建立了一座新庙,而庙址位于札萨克图王旗里,对这一点两部传记的内容一致,但对二世葛根的出生地、两位王之间产生纷争的原因以及清朝向两位王作出的判定内容有很大差别。

（三）关于三世葛根的圆寂

关于三世葛根圆寂的内容，加藤本与手写本也有很多不同。据手写本记载，三世葛根接受清朝皇帝的诏令，为参加皇帝生日宴会而动身去北京，但北京访问中的葛根在阴历 12 月初八突然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内蒙古地区，图什业图王诺日布仁沁^⑩出资 500 两纯银，在葛根庙西北山丘上建一座灵塔安葬了葛根的舍利。^[10]手写本里没有记载关于三世葛根突然去世的原因。

据加藤本记载，三世葛根并不是在北京去世，而被清朝皇帝召见并赐予了轿子之后回到了葛根庙，又召集王公们开办了一次盛大的祝贺会。^[11]

关于三世葛根到底在哪去世，两部传记有很大的不同。据作者在葛根庙做的田野调查，那里的喇嘛和附近的村民都持有与手写本所记录的内容一样，即三世葛根在北京去世的看法。

据葛根庙的喇嘛和附近村民所说，三世葛根虽然接受皇帝诏令而去北京参加清朝皇帝生日宴会，但是葛根庙的诺颜呼图克图即不属于清朝的“内八大呼图克图”⁽¹¹⁾，也不属于“外六十呼图克图”⁽¹²⁾，因此安排宴会坐席的人犯了难，而旁边的达尔罕王给他提出建议说，拿一个坐垫随意抛出，如果坐垫落在谁的座位，谁就给葛根让位。据说是按达尔罕王的建议做的结果坐垫正好落在了萨木萨呼图克图⁽¹³⁾的座位上，萨木萨呼图克图虽然不情愿但不得已让出了座位，宴会结束之后，恼羞成怒的萨木萨呼图克图，给三世葛根敬了一杯毒酒害死了他。⁽¹⁴⁾所以三世葛根去世的地方应该是在北京。

目前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三世葛根是被萨木萨呼图克图毒死之说，所以对此无法下结论。关于三世葛根去世的地方，手写本与当地喇嘛和村民的说法很一致，而加藤本说三世葛根在葛根庙去世是独家之见。

（四）关于四世葛根的坐床仪式被推迟的原因及其年龄

四世葛根出生在图什业图王家，后被葛根庙迎请到庙里坐床，但坐床仪式被推迟很多年。关于以上内容加藤本和手写本的记载一致。但是，为什么被推迟，到底在四世葛根多大年龄时候举行坐床仪式的，两部传记又出现不同。

加藤本里关于推迟四世葛根即位仪式的原因说：“在图什业图王府出生灵童的传言四起，但葛根庙的僧俗们半信半疑，因为曾有过禁止从王公家族出现呼毕勒干的命令，但是作为弟子的喇嘛们不能不顾，后来达赖喇嘛下达了认证书，而迎请的时候葛根已经三十六岁”。^[12]

手写本里有如下记载：图什业图王诺日布仁沁之第五子一岁时，从西藏班禅额尔德尼⁽¹⁵⁾之处传来了认定他为四世葛根的书，但以与葛根庙关系密切的色日杰哈木桑没有出具认定书为由，诺日布仁沁王不肯接受认定书。因此葛根庙再往西藏派遣僧俗代表二人重新做认定工作。两位代表 1825 年得到了班禅和色日杰哈木桑的认定书回到葛根庙并通知给诺日布仁沁王其第五子被认定为四世葛根的消息。但是诺日布仁沁又以“从王公家族不能出现呼毕勒干”为由，仍不肯接受认定书。1845 年札萨克图王通过进京拜见道光皇帝的章嘉呼图克图⁽¹⁶⁾上告葛根庙四世葛根认定事宜，最终得到道光皇帝允许令之后迎请四世葛根到葛根庙坐床。^[13]当时四世葛根已经二十五岁了。^[13]

即关于四世葛根即位时间的推迟在加藤本里只记载了一个原因“从王公家族不能出现呼毕勒干”，而没有涉及到诺日布仁沁王迟迟不肯接受认定书的内容。还有关于四世葛根的即位年龄，手写本里记载是 25 岁，而加藤本里是 36 岁。无法解释出现不同记载的原因。

加藤本的内容不仅与手写本有出入，和当地的僧俗群众的说法也不一致。例如加藤在《续十年喇嘛生涯》里详细记录了七世葛根的认定和迎请过程，但同样没有记载七世葛根的父母始终不愿意接受儿子被认定为葛根的结果。据作者访问葛根庙健在的老年喇嘛和当地老百姓得知，七世葛根的养父母一家不肯把独生子送给葛根庙做葛根，为此葛根庙的喇嘛们煞费苦心最终才能够把七世葛根

请到了庙里。

从比较研究加藤本与手写本以及实地调查资料的结果看，加藤没有写三世葛根在北京被害的事情和四世葛根、七世葛根的父母不愿意接受儿子被认定为葛根的事情。如果加藤是故意漏写，也许为了避开对葛根的不敬吧。

（五）关于六世葛根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次数、年代、地点

加藤本和手写本里都有关于六世葛根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内容，但拜见的次数和年代以及地点相互不同。

据手写本记载，六世葛根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青海塔尔寺，拜见了恰巧在那儿的达赖喇嘛，之后经过北京、沈阳等地，翌年回到了葛根庙。^[14]手写本是以“翌年（1909）葛根回到了葛根庙”^[15]结尾的。

因此据手写本内容，六世葛根拜见达赖喇嘛是1908年在青海塔尔寺仅这一次。

但是，在加藤本里记载：“公历1911年5月，六世葛根拜见了正在从西藏来到青海塔尔寺拜访中的达赖喇嘛，并向他受戒，结成师弟，之后拜访五台山，最终回庙。1913年得知达赖喇嘛结束塔尔寺之行来到了五台山的消息之后，六世葛根再度起身去五台山拜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鼓励六世葛根为救济众生而努力”。^[16]

加藤本里说六世葛根拜见达赖喇嘛两次，分别1911年在塔尔寺和1913年在五台山。

可见，加藤本里上述关于六世葛根拜见达赖喇嘛的内容有明显的错误。

首先就1911年的第一次拜见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从1910年3月到1912年5月期间去印度是已经被公认的事实，因此不可能1911年出现在塔尔寺并会见六世葛根。

其次就1913年的第二次会见而言，六世葛根参加1912年的乌泰王叛乱跟随乌泰一起去了蒙古国，直到1915年回国一直在蒙古国。因此加藤本里所说的1913年六世葛根去五台山拜见达赖喇嘛是明显错误的。

三、关于加藤本人及其活动

加藤喇嘛关于自己在葛根庙十年的经历写下了两本书，其内容不仅涉及到以上所讨论的葛根庙历代葛根的生平，而更多的内容是关于他自己在葛根庙时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例如他为什么来葛根庙，又如何逃脱葛根庙等。下面围绕加藤在他的书里所描述的所作所为，结合当地喇嘛与居民的回忆，力争复原其真实情况。

（一）关于加藤喇嘛来到葛根庙之缘由

采访加藤喇嘛来到葛根庙时候在那里的阿尤希喇嘛和查干巴拉喇嘛时，他们告诉作者加藤刚刚到葛根庙时的一些情况：带个草帽，脖子上挂了一串水晶珠，是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会说一点简单的蒙古语。他到了葛根庙以后，由于经常无偿给人治病，所以很快得到了当地人的信赖。不久，在葛根庙又有了叫“奥木布尔帕克巴”⁽¹⁷⁾的法名和名誉大喇嘛的称号。他与当时在王爷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麻生来往非常亲密。加藤渐渐习惯蒙古地区的生活习惯，经常骑着马、领着猎狗出去打猎。⁽¹⁸⁾

关于加藤来到蒙古地区的目的，据有关资料记载，加藤刚刚到达葛根庙以后向那里的喇嘛们说：自己在日本时候也是一名喇嘛，有一天他向师傅说自己想去中国远游时他的师傅没收了他的钱财并告诉他带钱旅游的事三岁小孩都能做到。于是加藤与日本政府联系，政府给他联系到了伪满洲的兴安南省，兴安南省把他介绍到了札萨克图王府，王府把他安排到了葛根庙。^[17]

加藤在自己的书里说“承蒙故乡的优良传统之福，为了实现‘大蒙古统一’这一远大的理想背井离乡来到了蒙古地区”。他还说“我原本打算明年（1941 年（19），昭和二十一年）去西藏，随着葛根到西藏实现我多年的梦想，并拜见达赖喇嘛向他请愿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这样能够把内外蒙古、东西蒙古簇成一团打好建立大蒙古国的基础，如此重大的事业担负在自己身上，总是让我觉得心痛”。[18]

但是，加藤把“统一大蒙古”的远大理想，好像未曾向当地蒙古人公开。据作者的实地调查，没有人曾经听说过他的想法。还有，他在自己的书里也没有记载向谁说起过或和什么人谈论过相关问题等内容。

相反，作者在实地调查中听到了有关他的坏话，就是说他在葛根庙时候独吞了葛根庙的财产。关于这一问题，作者采访了当时在葛根庙的老年喇嘛阿尤希，他说“像我这样的一般喇嘛无法得知如何管理和使用葛根庙的种种收入，但是说实话，加藤喇嘛在的时候葛根庙喇嘛们的生活条件确实提高了很多，以前很难吃到的大米、白面等细粮变得日常能够吃到。”（20）

加藤喇嘛来葛根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他究竟怎样实施过自己的“统一大蒙古”计划呢？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这些问题。

（二）关于六世葛根的死因

葛根庙的庙主六世葛根在加藤喇嘛来到葛根庙两年以后去世的，去世时年仅 42 岁。他不是突然死去的，而是得病卧床一年多之后去世的。

关于六世葛根的死因，有人怀疑和加藤喇嘛有关。例如在有些资料中怀疑六世葛根的死与日本人的阴谋有关系，说：“是不是因为不好利用，年仅 40 岁的六世葛根罗布桑勒格西德图布丹扎拉桑在 1939 年（21）突然去世”。[19]

在加藤喇嘛的书里用长达三十页的文字（从 47-77 页）反复描述了六世葛根的病情和症状。下面从中引用几个比较具体描述的段落。

“从昭和十一年三月初活佛患感冒开始怠慢日常的行事，整天坐立不安，全身上起了小粒的斑点。” [20]

“昭和十二年三月下旬喇嘛的病又一次复发，拖着左脚去灵庙祈愿，然后回到住所，每天的日程只剩这些。有一天拜访喇嘛的住处看他的左脚时，皮肤已经开始变色。所以我赶紧回去取药来实施治疗。为此喇嘛很高兴还给我赐烟。” [21]

“过了一段时间去喇嘛住处看望的时候，喇嘛的病情好像又有了变化。说话时舌头有点绕。我觉得病已经转到了脑袋。” [22]

“听说喇嘛在家躺着连大法会都没有参加的消息后我赶紧去他住处看望，结果状况非常奇怪。在屋里拖着一只脚走路的样子显得很吃力。和他打招呼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吐词变得很难听懂。右手也垂了下来，说是往后抬就疼，只有左手能够自由活动。去五台山拜佛的时候关节的疼痛好了一阵子，但回庙以后复发，有时候显得好像疯子似的，让常斯德很是担心。最近有信徒来喇嘛屋访问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用不好使的舌头喊话，还常常把带在左手的珠子扔到院子里，然后命令信徒快点捡起来。还有伺从悄悄给我说他在窗户边挂上灯笼，用左手敲打桌子发出噪音。我询问他的右侧关节的疼痛情况的时候，他指示我往左手上涂药。把右脚轻轻地卷起他就喊疼。我赶紧涂上药扎上绷带，他还在说听不懂的话。我叫常斯德过来嘱咐他让喇嘛躺下后我就出来了。” [23]

“喇嘛这两三天食欲很不好，饭一口都不吃，只能喝一点奶茶，吃点奶豆腐。递上面条和大米粥也不吃。只问有没有好药能够治愈他的病。” [24]

他的描述中从未明确指出六世葛根到底得了什么病，或许加藤喇嘛根本不知道六世葛根所得的
是什么病，或许加藤有意隐瞒了六世葛根的病名。总之，虽然描述了很多症状，也有多次治疗的记
录，但始终未出现病名。

作者 2004 年 7 月在葛根庙实地调查时，采访了六世葛根去世的时候在葛根庙的阿尤希喇嘛（当
时 18 岁），关于六世葛根的病情他告诉了作者如下内容：“六世葛根得了一种跟胃有关的病，卧床很
长时间以后去世的。去世之前很多喇嘛去拜见的时候，他光着膀子从窗户探出头反复说‘我没有
人，我没有牙齿’这句话”。接着阿尤希喇嘛还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冤”。^[22]也有别的资料中说“六世
葛根 40 岁时得了精神病”。^[25]是否真的得了精神病，如果是真的，病情到底如何，这一系列问题
没有答案。加藤书里虽然描述葛根说：“有时候像疯了似的，很是为难常斯德”^[23]，但没有明确说
是精神病。

因为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很遗憾目前无法对六世葛根的死因作出结论，六世葛根的死因与加藤
喇嘛和日本人到底有没有关系，目前同样无法作出判断。

（三）关于加藤喇嘛从葛根庙逃脱的情况

1945 年 8 月 9 日，由于苏联对日本宣战，事态发生急变，加藤喇嘛当即决定从葛根庙逃脱。关
于加藤从葛根庙逃脱时的情景，加藤在他书中写的和葛根庙喇嘛们说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据当时在场的葛根庙喇嘛阿尤希和查干巴拉说，加藤喇嘛召集大家说：“事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要回日本。因为七世葛根的年龄幼小，在这里很不安全，所以我要带他走。”^[23]葛根庙的喇嘛
们听他这么一说，急忙把七世葛根带到后山上躲藏，日本人的大卡车来到葛根庙时候已经找不到七
世葛根，因此加藤指名色丹涅日巴^[24]一同上车，把他带走了。但卡车到白城附近时，色丹中弹
受了伤，于是加藤让他下车回家。^[25]

可是，加藤书里却说，因为葛根庙的喇嘛们担心他的安危，大喇嘛朝格特让他自己指名送他到
安全地方的同行者，于是他指名色丹同他一起走，大喇嘛朝格特立即叫色丹过来给他详细交待了任
务。^[26]

加藤还说：“次日十四日早晨，我换好喇嘛服，去葛根的住处向他告别时常斯德迎了出来…，小
葛根祝福我一路顺风并赐给我哈达，用胖乎乎的小手握着我的手祝福我的健康。”^[27]

还有关于色丹的负伤，加藤说“唯有千年的遗憾是在途中让同行的色丹受了伤，中途告别了他。
后来听说他安全回到寺庙之后倒是放心了。”^[28]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关于加藤与蒙古人之间的感情，双方各有其词。喇嘛们明显对加藤持有
戒备心，所以把小葛根藏了起来，对和加藤一起上车的色丹，喇嘛们认为他是作为葛根的替身而被
加藤带走的。但加藤在他的书里却说，葛根庙喇嘛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包括七世葛根，他们非常
对他友好。即蒙古人对他不信任，而他说他和蒙古人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关系。

四、结语

加藤在日本拜寺本宛雅为师学习蒙古语，并自己主动要求来到蒙古地区的。到葛根庙之后，他
响应日本对蒙古的政策，积极投入到各种活动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与日本特务机关的麻
生以及伪满洲国官僚浅野等人关系密切，经常来往。因此，加藤在葛根庙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他的
个人行为。而应该把他放到当时日本和蒙古、日本与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加以讨论。不然无法理解一
个日本人在蒙古地区的葛根庙工作长达十年，并晋升为大喇嘛，葛根庙也从此变成了伪满洲国佛教
总部所在地的真正原委。那时，佛教是日本对内蒙古采取的政策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

注释

①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γtu gegen ten-ü namtar,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B-311-1。为了便于收藏把手写本分成三册装订,并添加了页码。

②清朝皇帝给葛根庙之主曾赐予过科尔沁诺颜呼图克图的称号、但当地人习惯叫他为葛根。

③却拉扎仓,卓德巴扎仓,丁科尔扎仓,满巴扎仓。关于蒙古地区佛教的扎仓可参考长尾雅人的《蒙古学问寺》(全国书房,1947年)。

④乌泰(1866-1920),是哲里木盟科右前旗的世袭贵族,1881年被授予郡王称号。1912年发起“东蒙古独立运动”,失败后逃往蒙古国,在那里担任司法副大臣,作为蒙古国代表参加了中、俄、蒙恰布恰会谈,1915年回到北京。

⑤大喇嘛是寺庙的职务,而不是学位。加藤在他的书中说“昭和13年被授予满巴大喇嘛的学位”是个误记,《十年喇嘛生涯》,太阳社,1974年,第200页。

⑥居士林是为居士聚集的宗教场所,在葛根庙的一座佛殿里摆设了一些居士念经所用的木鱼等用具,并在地上铺设了坐垫。

⑦作者在2004年和2005年夏天做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

⑧扎萨克是行政区域“旗”之王的职务。

⑨由于二世葛根是出生于1714年,因此对应于当时的札萨克图王是二世札萨克郡王敦其尔(1656-1717)或三世达尔罕王是札萨克郡王萨呼拉嘎(1717-1730)和二世达尔罕亲王罗布桑棍布(1709—1751)。

⑩诺日布仁沁是清朝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中旗第11世亲王(1781-1839)。

(11)清朝时期在北京居住并持有印章的呼图克图。虽然一般说有八位,其实不止八位。

(12)清朝时期居住在北京以外的呼图克图,虽然一般说有六十位,其实不止六十位。

(13)据调查在葛根庙喇嘛和其附近的村民不清楚这里所说的萨木萨呼图克图是哪里的人。如果在这里说的萨木萨呼图克图是在指拉卜楞寺的萨木察呼图克图的话,按照时段应该对应于二世萨木察呼图克图吉格木德那木海(1768-1821)。

(14)2004年7月作者采访葛根庙的阿尤希喇嘛和查干巴拉喇嘛,2005年8月采访邻村刘××和白××的内容。

(15)因为四世葛根出生在1822年,所以在这里所说的班禅应该是在指七世班禅丹毕尼玛(1782-1853)。

(16)应该是在指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业希丹毕尼玛(1787—1846)。

(17)据2004年7月采访阿尤希喇嘛和查干巴拉喇嘛的内容,葛根庙赐予加藤喇嘛“奥木布尔帕克巴”的法名,但关于这一法名加藤本里没有记载。“奥木布尔帕克巴”是叫mngon par'phags pa(ᠮᠩᠭᠣᠨᠫᠤᠫᠤᠯᠫᠤᠭᠫᠤᠯᠤᠭ)的藏文的音译,意为非常聪明。

(18)2005年8月采访阿尤希喇嘛和查干巴拉喇嘛的记录。

(19)昭和21年应该是1946年,而不是1941年,原文出现笔误。

(20)2005年8月作者采访阿尤希喇嘛的记录。

(21)六世葛根去世的应该是1937年,而不是1939年。

(22)2004年7月作者采访阿尤希喇嘛的记录。

(23)2004年7月,作者采访阿尤希和查干巴拉喇嘛的记录。

(24) 涅日巴是寺庙财务管理员，色丹是他的名字。

(25) 2004 年 7 月，作者采访阿尤希和查干巴拉喇嘛的记录。

参考文献

- [1] 德勒格编著. 内蒙古喇嘛教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452-453.
- [2] 德勒格编著. 内蒙古喇嘛教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711.
- [3]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45-46.
- [4]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三册, 86-89.
- [5]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三册, 90.
- [6]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一册, 53.
- [7]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23.
- [8]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三册, 54.
- [9]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24.
- [10]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三册, 72.
- [11]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35-36.
- [12]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38.
- [13]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三册, 33.
- [14]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一册, 86-89.
- [15]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 γ tu gegen ten-ü namtar* [M]. 内蒙古图书馆、编号为 B-311-1, 第三册, 89.
- [16]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45.
- [17] 内蒙古历史研究所近现代史研究组编. 原札萨克图旗清末土地放垦及其演变情况调查资料 [A]. 兴安盟地方志通讯 [C]. 1984. 50.
- [18] 加藤清也. 续十年喇嘛生涯 [M]. 南明社, 1975. 346.
- [19] 乌佐铭, 陈泰山. 从活佛到共产党人 [A]. 兴安文史资料 [C]. 1994, (4): 189.
- [20]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47.
- [21]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55.
- [22]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56.
- [23]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63.
- [24] 加藤清也. 十年喇嘛生涯 [M]. 64.
- [25] 兴安地方志通讯 [M] 1984. 20.
- [26] 加藤清也. 续十年喇嘛生涯 [M]. 南明社, 1975. 337.
- [27] 加藤清也. 续十年喇嘛生涯 [M]. 南明社, 1975. 341.

[28] 加藤清也. 续十年喇嘛生涯 [M]. 南明社, 1975. 342.

Katoo Lama in the Gegen Tample and His *Being an Lama for*

MEI Hua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de up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Katoo's *Being an Lama for Ten Years* and *Bazar-a dhar-a blam-a noyan qutuytu gegen ten-ü namtar*, which is in the Library of Inner Mongolia. Another part is about what Katoo did in the Gegen Tample. Although Katoo wrote his life in Gegen Tample a lot in his book, what written in his book does not match secondary source and the old people's memory.

Key words : Katoo lama; Being an Lama for Ten Years; The Gegen Tample

收稿日期: 2012-08-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现状研究”(10YJA730009);

作家简介: 梅花(1968-), 女, 蒙古族, 内蒙古科左后旗人,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外来研究员, 研究方向是蒙古族宗教信仰。